



國共分手備忘錄

「從次殖民地的中國到這一嶄新偉大的時代的中國，有如漫漫長夜雲霧陰霾之中的航行，到如今晨光熹微，眼前就是寬闊的大陸。識此航線者唯有我們的舵師。知此大陸者亦唯有我們的舵師。我們新時代中國的舵師就是繼總理而領導革命，由革命而發為抗戰的總裁蔣中正同志。」

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《中央日報》發表社論：《新時代中國的舵師》，祝賀蔣介石在「六全」大會上連任總裁。文中空格是六十年前國民黨報紙的格式，以示對偉人的敬意。

但有另一個偉人，兩年前就在延安的洞裏豪邁地宣稱：「蔣先生不相信天上有兩個太陽，我偏要出一個給他看！」許多年後，毛澤東在其發動的文革中也被尊稱為「偉大的舵手」。

六十年前此時，毛在延安如日中天，

「毛澤東思想」在「七大」被寫入中共黨章。這就是說，曾幾何時，中國這條船上，有兩個要掌舵的人，他們的目的港截然相反。

毛澤東在「七大」對代表們說，共產黨在建黨後嘗盡了艱難困苦，有兩次被國民黨打在地上，「像一籃雞蛋一樣摔在地上，摔爛很多，但沒有都打爛，又撿起來，孵小雞」。他說中共有兩次變小過，現在又大起來了，要「變成一個翅膀可以掃盡中國的大鵬鳥」！

「力爭領導權」，是中共「七大」的核心議題。中共當時有黨員一百二十一萬(國民黨黨員數字不詳)，解放區人口近一億(國民黨統治區人口二億)，軍隊九十一萬，民兵二百二十萬(國民黨軍隊一百五十萬)。「我們要有幾百萬軍隊，全國就在我們手裏」，毛澤東在「七大」口頭政治報告中，提出準備奪取大城市，要奪取像北平、天津這樣大的三五個中心城市，說「我們一定要在那裏開八大」。他說，「有人會罵我們稱王稱霸，我們就是要稱王稱霸，是稱解放之王，稱解放之霸。什麼人敢不要我們解放！」

什麼樣的「憲政」能化解這樣的對抗？國民黨「六全大會」通過了《中共問題決議》，見諸報端，說的是「尋求政治解決之道」，但在內部決議(《本黨同志對中共問題之工作方針決議案》)中，強調的是整軍肅政，加強力量，稱「中共一貫堅持其武裝割據，藉以破壞抗戰，致本黨委屈求全政治解決之苦心，迄無成效，而本黨同志在各地艱苦奮鬥慘遭中共殘害，書不勝書。追溯往事，能不憤慨！」蔣介石在連任總裁後致辭，說原準備戰事結束立刻辭職。「但在目前本黨危機四伏，內外交迫，共產黨篡奪本黨的陰謀異志沒有被消滅以前，我不能不負責到底，以黨的監護人自居；否則我就對不起總理，對不起先烈！」

「六全」，「七大」，決裂的大勢已定。儘管和平統一還有機會，甚至還有蔣毛「重慶談判」一幕，但同室操戈、民族大流血、兩岸分隔……這一切已在劫難逃。

有人說歷史有其必然，有人說歷史充滿偶然。我寧肯相信偶然，祈禱偶然。那麼，由個人所繫的鈴還可以由個人解開。如果是宿命，是必然，如果真像《帝國政界往事》作者李亞平所說，「實力加暴力」是「中國帝王政治文化傳統最真實的內涵」，握住的手，還不免分開。

(二之 二)